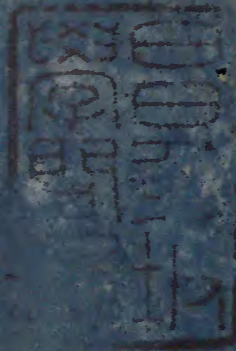


四書直解

孟子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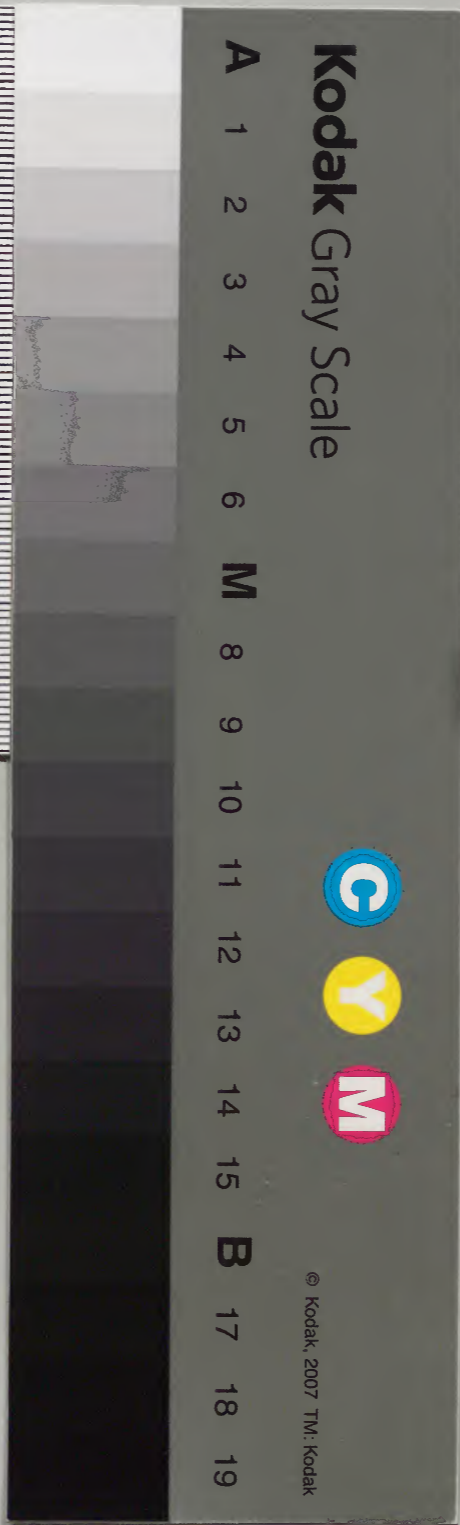
卷之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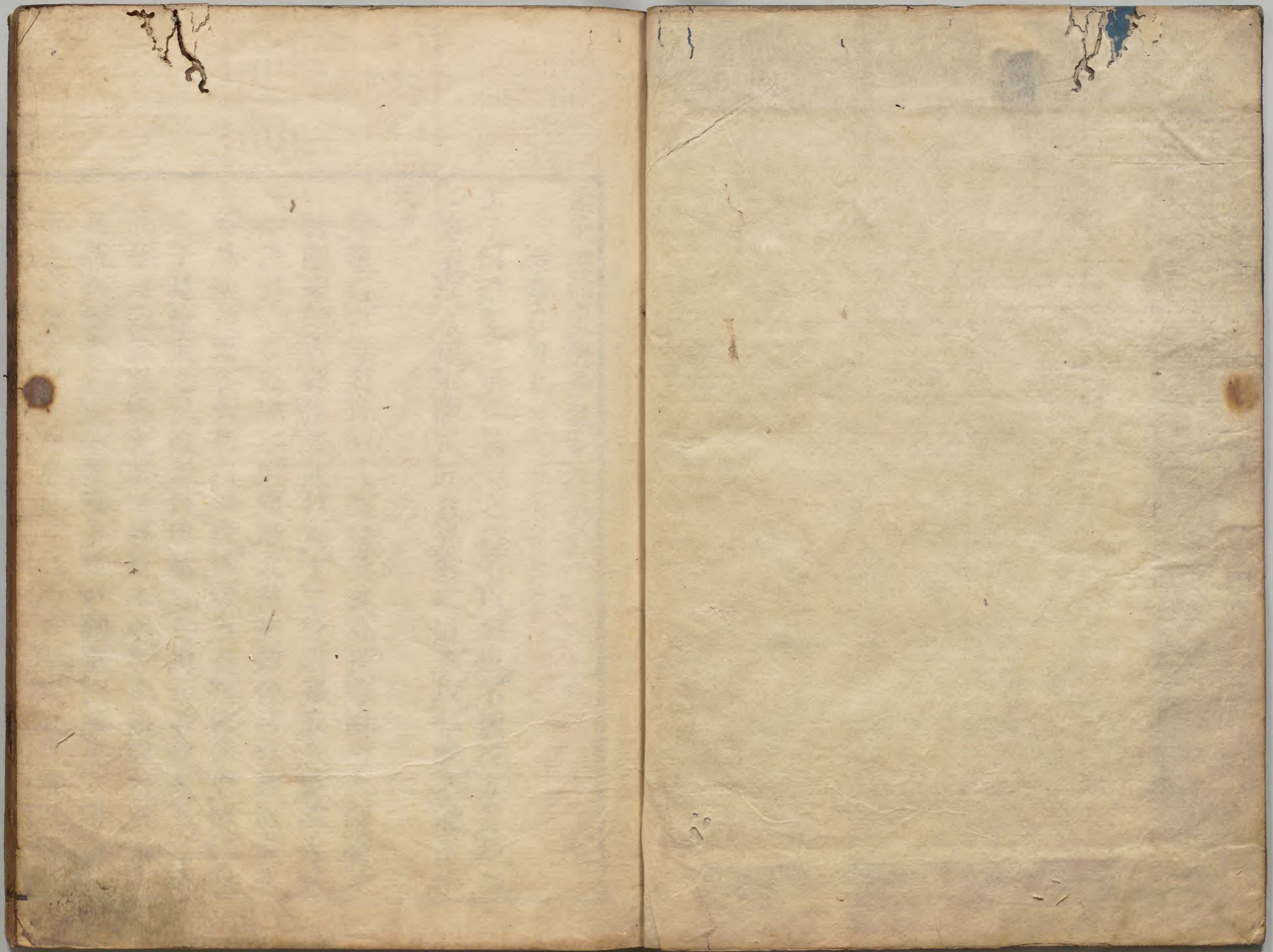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十六		類	
架函號		二六五		二六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65
冊數	20 ( 16 )
函號	277 55

二六五









孟子經筵直解卷之十六

離婁章句上

漢學文庫

國子監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是古時明自的人公輸子名班是魯國巧人師曠是

晉國樂師古時作樂截竹為十二管以審五音黃鍾大簇

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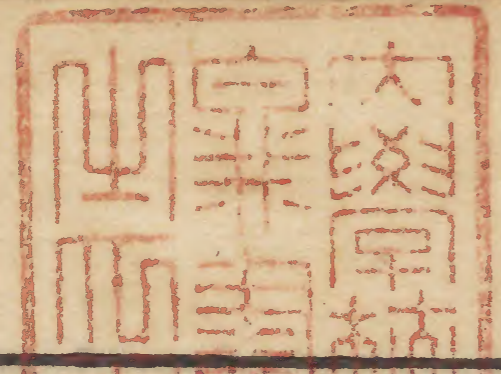
鍾為陰陰陽各六所以叫做六律五音是宮商角徵羽

孟子見後世之為治者每以私智自用而不遵先主之法

故發此論說道治天下之道皆本之於心而運之以法法

之所在雖聖人有不能廢者譬如制器以離婁之明公輸

子之巧使之造作心思目力何所不精然必取諸規以為



直解卷之十六



五音不可審矣古稱至聖莫如堯舜如堯舜之治天下以  
如天好生之仁運之何治不成然其精神心術必寄之紀  
綱法度立爲養民之政以厚其生立爲教民之政以正其  
德而後能使天下咸被其仁也設使堯舜之治天下而不  
以仁政則雖有教養斯民之心而綱維未備規制未周欲  
天下之民皆遂生復性而歸於平治亦不能矣况不及堯  
舜者乎然則爲治之不可無法卽器之不可無規矩樂之  
不可無六律也世之求治者奈何欲廢法乎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

之道也

孟子承上文說堯舜惟行仁政所以澤被於當時法傳於  
後世至今稱善治也今之爲君者亦有愛民之意念發於  
由衷與夫愛民之名聲聞於遠近者似亦可以致治矣然  
而德澤不究治效不臻當時之民不得沾其實惠傳之後  
世亦不可以爲法則豈其心不若堯舜哉由其不能行先  
王之仁政以爲治天下之法故也不行仁政則雖有仁心  
仁聞而無其具以施之惠亦不及於民矣欲治之成豈可  
得乎夫先王之道本無難行惟後之爲君者累於多欲不  
能推已及人安於故習不能修廢舉墜故有不忍入之心  
無不忍入之政而治平不可幾耳願治者其慎思之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承上文說不行先王之道卽仁心仁聞不足以成治



如此可見心爲出治之本政爲致治之法政根於心則法有所主而不爲徒法心達於政則本有所寄而不爲徒善所以古語有云徒有仁心而無其政以繼之則慈祥愷悌之蘊何徒運用不足以爲政也徒有仁政而無其心以主之則紀綱法度之施祇爲文具不能以自行也故治天下者必有仁心以爲治本有仁政以爲治法而後堯舜之治可庶幾矣彼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豈能澤當時而傳後世耶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愆是過差率由是遵守的意思舊章是先王之成法孟子承上文說徒善旣不足以爲政則先王之法信不可不遵矣詩經假樂篇中有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說治天下者於政事之間能無錯誤疎失皆由遵用先王之舊典故

也可見先王之法中正不偏纖悉具備後人惟不能守所以事有愆忘若能於發號出令立綱陳紀皆以先王之法爲準自然有所持循而不至於錯誤有所考據而不至於疎失矣乃猶愆過遺忘而民不被其澤者無是理也然則堯舜所行之仁政寧非後世之所當遵者哉書經上說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正是此意蓋先王創業垂統立爲法制科條傳之萬世經了多少區畫總得明備周悉爲後世治安之具後人不能遵守或參以私意廢隆典章或妄有紛更輕變成法天下之亂往往由是而作豈但不能平治而已哉守成業者所當知也

聖人旣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旣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旣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入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準所以取平繩所以取直都是制器的式樣孟子承上文說吾謂先主之法後世當遵者何也蓋古之聖人繼天立極開物成務欲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既嘗竭其目力以辨方圓平直之則矣然一人之目有所見有所不及見使無法以繼之則目力有時而窮故制之規矩以爲方圓制之準繩以爲平直使天下後世凡有造作的皆據之以爲式而成器之利世世賴之是聖人制器之法不可勝用也聖人欲作樂以宣天下之和固嘗用其耳力以察清濁高下之理矣然一人之耳有所聞有所不及聞使無法以繼之則耳力亦有時而窮故制之爲律陰陽各六以正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使天下後世欲審音樂的皆據之以考驗而聲音節奏世世傳之是聖人作樂之法不可勝用也聖人不忍生民之無主而欲爲之造命固已竭盡心思圖維區

畫而無所不用其極矣然使無法以繼之則能施於心思之所及而不能施於所不及卽堯舜之仁亦有時而窮故必以不忍人之政繼之制田里教樹畜以厚其生設學校明禮義以正其德使不忍之心有所寄以不置故政行於一時而垂之後世天下萬世無有不被其仁者矣治之所由成如此然則不以仁政豈能乎治天下乎此先王之法所當遵也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下是卑下孟子承上文說先王立法萬世無弊後之爲治者誠能因而用之則不假耳目心思之力而治功可成矣所以說欲爲高者必因丘陵以丘陵之勢本高因而積累之則易成也欲爲下者必因川澤以川澤之勢本下因而



疏浚之則易深也。可見天下之事有所因而爲之則簡而有功無所據而施之則勞而寡効。今先主之道著爲成法就是丘陵川澤一般乃不知所以因之而欲以一人之聰明圖目前之近効則是舍丘陵以爲高舍川澤以爲下用力愈多而功愈不能成矣。這便是不達事理的豈可謂之智乎。這一章書自首節至此都反覆言爲人君者當以仁心仁聞行先主之道的意思能行先主之道則不愆不忘而仁覆天下不行先主之道則雖有仁心仁聞亦不足以爲政矣。有志于堯舜之治者其知所從事哉。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播惡是貽患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先主之道所以當因者只是不忍人之政足以澤當時而傳萬世耳是以爲人君者必有仁心仁聞以行先主之政則澤及生民法垂後

世而代天理物之責乃爲不虧以是而居高位固其宜也苟不仁而在人上必且縱情肆慾破壞先主之法而無所顧忌是播其惡于衆而天下皆受其禍矣其視仁者爲何如哉。然仁與不仁其幾則微一念順理充之則爲仁一念從欲極之則爲不仁而治亂安危之效自此分矣。爲人上者可不慎哉。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揆是量度工是百官度卽是法君子是在上的人小人是下的人幸是倖免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不仁而在高位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蓋人君一身百官萬民之統率也苟上而爲君者施之政事惟任其私意而不以道理量度則下而爲臣者務爲阿順亦無所執持而不以法度自



守矣夫朝廷之上全憑着道理能出令以布信今上無道揆則遷就紛更政令不能畫一而道不信于朝廷矣百官之衆全依着法度能順命以成信今下無法守則偷惰欺罔職業不以實修而度不信于百官矣朝不信道則在上之君子必至于肆志妄行犯名義而不恤工不信度則在下之小人必至于放肆邪侈犯刑法而不顧一不仁在位而臣民皆化于邪如此非所謂播惡于衆者乎如此而國有不亡者亦僥倖苟免而已不仁之禍一至于此不亦深可畏哉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孟子承上文說觀于不仁之禍乃知國之治亂只在仁與不仁而已所以古語說道凡爲國者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雖是國勢不兢却于根本無傷還不叫做災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雖是國儲不富却于元氣無損還不叫做害惟道揆不立于上而不知有禮則教化不行于下而不知有學由是賊惡之民起于其間肆爲邪說暴行敗紀亂常而國之喪亡無日矣其爲災與害顧不大哉然則爲人君者當鑒于不仁之禍而思取法于先王之仁政矣

詩曰天之方蹙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主之道者猶沓沓也

詩是大雅板之篇蹙是顛覆泄泄沓沓都是怠緩慌從的模樣孟子承上文說仁政之行人君固當任其責矣然使爲人臣者不以此輔其君治亦何由而成乎觀詩經大雅篇中說道上夫方降災禍顛覆周室正上下交儆之時爲人臣者當夙夜匪懈以救國家之急不可泄泄然怠緩慌



從苟且且夕而無所救正也這詩之所謂泄泄者就如俗語所謂沓沓一般如何是沓沓的意思蓋人臣事君有當盡之義也今以逢迎爲悅而不以匡弼爲忠是無義矣人臣進退有當守之禮也今進不能正君退不能潔已は無禮矣人臣告君當以堯舜爲法也今則有所謀畫皆出于世俗功利之私至于先主之法則造言詆毀以爲難行是先主之治終不可復矣這等的臣只是因循歲月顧慮身家全無體國之誠急君之念即時俗之所謂沓沓者也詩人所言泄泄何以異此是豈人臣之道乎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責是責望閉是禁遏的意思賊字解做害字孟子說人臣而至于泄泄沓沓無救于傾覆國家何賴焉不知人臣事君自有箇道理古語有云人臣若只趨走承順外貌恭謹

特小節耳惟是盡心輔導舉高遠難能之事責其君以必行使存心立政必欲如堯舜而後已這等的雖似強之以所不堪然其心却是以聖帝明主的事業期望其君而不敢以庸常待之這纔是尊君之至所以謂之恭也人臣只唯諾順從外面敬畏亦虛文耳惟是盡言規諫敷陳先王之善道以禁遏其邪僻之心卽犯顏苦口或傷于直戇而不辭這等的雖似授之以所甚忌然其心却是以防微杜漸的道理匡救其君而不敢陷之于有過這纔是爲國之誠所以謂之敬也若謂先主之道非吾君所能行而不肯責難陳善以盡開導之方坐視其有過而不恤這反是害其君了不謂之賊而何夫不以恭敬事其君而至于賊害其君正泄泄沓沓之謂也其何以其成化理而行先主之道哉爲人臣者信不可不任其責矣按孟子責難陳善之



言不特明事君之法卽人君受言之道亦在于此書經上  
說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蓋言而逆耳本人所難受惟是求之於道方知其出于恭  
敬而不可不從言而順意本人所樂聞惟是求之於非道  
方知其反爲賊害而不敢輕聽必如此然後能聽納忠言  
以成德業而先王之治可幾也有志于堯舜者可不念哉  
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孟子論世之君臣當以聖人爲法先此方說道古之聖人  
尚象制器做下的法式後世皆遵而用之如欲爲圓的必  
用規以運之而後員可成欲爲方的必用矩以度之而後  
方可成是天下之方員至于規矩而無以加所謂方員之  
至也若夫人之大倫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件都有箇道理但衆人有之而不

能由賢人由之而不能盡惟聖人則生知安行察之極其  
精行之極其當于凡貴賤親疎等級隆殺都合乎天理人  
情之極不可加亦不可損所謂人倫之至也不法規矩成  
不得方員不法聖人盡不得人道三代而後所以世無善  
法者惟以聖人之道不明而變倫攸斁也然則爲君爲臣  
者其可不以聖人爲法哉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  
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  
民賊其民者也

孟子承上文說人倫莫大于君臣聖人莫過于堯舜如欲  
爲君而盡人君的道理欲爲臣而盡人臣的道理二者將  
何所取法哉皆法堯舜而已矣蓋自古非無明君而惟堯  
之爲君則放勳格天光被四表致治之盛亘古獨隆是能



盡君道之極者故必法堯然後可以爲君也自古非無賢臣而惟舜之爲臣則玄德在位歷試諸艱輔相之業後世莫及是能盡臣道之極者故必法舜而後可以爲臣也若爲臣的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其君則雖奔走爲恭不<sub>レ</sub>過承事之末節皆爲不敬其君者耳爲君的不以堯之所<sub>レ</sub>以治民者治其民則雖粉飾治具終無愛民之實心皆爲賊其民者耳臣而至于不敬其君則臣道虧君而至于賊其民則君道失其何以輔理一人君臨萬姓哉此爲君臣者所以必法堯舜而後可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孟子承上文說世之君臣所以不法堯舜而至于慢君賊民者無他蓋有畏難之心則謂堯舜至聖不可幾及有苟且之心則謂不法堯舜亦可小康此皆闇于大道而未聞

孔子之言者也孔子曾說天下之道有二只是仁與不仁兩端一念無私而當理便是仁便與不仁爲異路一念徇私而悖理使是不仁便與仁爲異路未有出于仁不仁之外而判爲兩途者亦未有分于仁不仁之間而別爲一道者可見此是則彼非出此則入彼能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爲仁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爲不仁其幾在一念之微而相去懸絕不啻天壤可不審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幽厲都是不好的謚號動靜亂常叫做幽殺戮無辜叫做厲孟子說君道惟在于仁仁則能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而身安國寧萬世稱明矣若不仁之君暴虐其民或橫



征厚歛以窮民之財，或嚴刑峻罰以殘民之命，其爲虐政多端，然人心旣離，禍患立至。甚則身弑國亡，而不能以自存；不甚則身危國削，而不能以自振。蓋惡有大小，則禍有重輕，未有不害于其身，凶于其國者也。然不但身受其禍而已，至于沒身之後，考其行事，定其謚號，或以其昏昧不明而名之曰幽，如周之幽王；或以其殘賊無道而名之曰厲，如周之厲王。這等惡謚定之，一時傳之，百世雖有孝子慈孫，欲爲祖宗掩覆前愆，亦有所不能更改者矣。夫一不仁而身前之慘禍，身後之惡名，至于如此，然則欲盡君道者，可不知所鑒哉！大雅蕩之詩有云：殷之鑒戒，不遠即在。夏后之世，蓋欲紂之鑒戒于桀，耳紂當以桀爲鑒，則今人亦當以幽厲爲鑒。正此詩之所謂也。夫鑒幽厲之不仁，則能法堯舜之仁，不特榮顯當年，而且流芳萬世矣。可不謹哉！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孟子說前代之得失，乃後人之法戒。有天下者，不可不知也。試以夏商周三代言之，其初創業之君，奄有天下，如禹如湯，如文武，皆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生之而弗傷，厚之而弗困，事事都以惻怛慈愛行去，是以民心悅服，而天命自歸。其所以得天下者，以其仁也。及其後主如桀紂幽厲，皆以凶殘狼戾之心行，苛刻暴虐之事，民窮而弗恤，民怨而弗知，惟縱欲以肆于民上，是以民心携貳，而天命不保。其所以失天下者，以不仁也。不特天下爲然，至于有國之諸侯，若能行仁，則土地人民可以長保，而以興以存；若流于不仁，則內憂外患相繼並作，而以廢以亡。其得失亦有然者，蓋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人



君若一不仁則土崩瓦解雖有先世之基業亦不足憑雖有祖宗之德澤亦不足恃有天下者可不鑒哉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孟子承上文說仁與不仁而天下之得失與國之廢興存亡相必由之則可見天子所以保四海諸侯所以保社稷卿大夫所以保宗廟士庶人所以保四體者皆以其仁也若天子不仁則億兆離心叛亂四起四海不能保其有矣諸侯不仁則身危國削衆叛親離社稷不能保其有矣卿大夫不仁則壞法亂紀必有覆宗絕祖之憂宗廟不能保其有矣士庶人不仁則悖理傷道必有虧體殺身之禍四體不能保其有矣可見無貴無賤皆因不仁而致死亡可

懼之甚也今人于死亡無有不知惡而思逃者顧于不仁之事則甘心樂為不知鑒戒這樣的人就似惡醉而強飲酒的一般不知強酒而欲無醉不可得也樂不仁而欲無死亡又豈可得哉欲保國家者信不可不反而求之于仁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孟子說君子處世但當反求諸己而不必責備于人若責入太過而自治或疎未有能服人者也且如仁者切于愛入人之被其恩澤者誰不親而附之其或愛人而人不我親則是吾仁有未至耳便當自反其仁務使立不獨立達必俱達可也智者明于治入人之受其約束者誰不順而從之其或治入而人不我治則是吾智有未及耳便當自



反其智務使知無弗明處無弗當可也有禮者敬入人之  
被其敬者豈有施而不報之理其或禮人而不我答則是  
吾敬有未盡耳便當自反其敬退讓以接之積誠以動之  
可也若愛人不親而諫不可以息結治人不洽而諫不可  
以德化禮人不答而諫不可以誠感徒以自足自用之心  
薄待天下而不以自責自修之學厚待其身豈君子之道  
哉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  
命自求多福

配字解做合字天命是天理孟子承上文說君子以一身  
而酬酢萬事不但愛人治人禮人而已若能以自反之心  
推而廣之凡所行之事有窒礙難通不能盡如其願的件  
件都反求諸己只在身心上講求根本處着力必欲每事

盡善而後已這等的修身克己嚴密精詳則一身之中視  
聽言動好惡取舍無一不當乎天理合乎人心天下皆敬  
信而歸服之矣豈有不親不洽不答者哉大雅之詩云永  
言配命自求多福是說人能常常思念務合天理則天心  
佑助多福自臻這福是自已求之非俸致者其即身正而  
天下歸之之謂也如不能正己而但知責人徒以權力把  
持天下則令之不從威之不服欲使天下歸心其可得哉  
大學論平天下而推本于修身亦此意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  
家家之本在身

恒言是常言孟子說天下之言有平易淺近而至理存焉  
者不可不察也如今人尋常言語都說是天下國家却不  
知這句言語有箇次序夫言天下而繼之以國者為何蓋



天下至廣德化難以周遍須是國都之內治教修明則由  
近及遠可以致萬邦之平治是天下之本乃在于國也言  
國而繼之以家者爲何蓋國人至衆情意難以感孚須是  
一家之中恩義浹洽則由內及外可以興一國之仁讓是  
國之本乃在于家也至于治家之本又在于身蓋一身之  
舉動乃一家之所視效必身無不正而後閨門之內整齊  
嚴肅家自無不齊矣身雖恒言之所未及而根本切要之  
地乃在于此能先修其身則齊家治國乎天下可以次第  
而舉矣若其身不正則豈有本亂而未治者哉有天下國  
家之責者宜深省于斯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是世臣大家得罪是自取怨怒的意思慕是向慕溢

是克滿孟子說今之爲君者不能反身修德聯屬人心而  
徒以權力相尚都只說爲政其難自我言之爲政初無難  
事只是要不得罪于巨室而已蓋一國之中必有世臣大  
家秉政用事的其位望隆重固足以係衆庶之觀瞻其勢  
力盛強亦足以梗君上之命令若人君舉動乖錯則巨室  
心懷怨怒政教有壅而不行者誠使言動循理處置得宜  
絕無纖毫過失可以取怨而致怒的則世臣大家皆心悅  
誠服翕然而向慕之矣夫巨室之所慕則一國之人皆視  
以爲趨向其誠心愛戴也與巨室一般一國之所慕則天  
下之人皆視以爲依歸其傾心悅服也與國人一般這等  
的人心向慕無衆寡無遠近而皆然則德教大行如水之  
沛然而莫能禦可以克溢于四海而無有滯碍矣夫德教  
四溢是稱極治而惟自能服巨室之心始之則爲政又何



難之有然提綱舉要固在巨室之心服而端本澄源又在君德之慎修此爲政者尤當反求諸身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役是爲人役使天是理勢之當然孟子說天下之太分有二非出令以使入則聽命以役使于人此相臨之定體也然有尚德尚力之不同若天下有道人皆修德其位之貴賤必稱其德之大小故太德的人則小德者爲之役太賢的人則小賢者爲之役役人者不恃勢而自尊役于人者不畏勢而自服此在尚德之時然也若天下無道人不修德但以勢力相爲推長力小的則爲大者所役力弱的則爲強者所役小固不敢以敵大弱固不敢以敵強此在尚力之時然也世道不同故其所尚亦異然合而言之都是

理勢之當然度德以爲貴賤則體統正而分義明是理當如此量力以爲重輕則心志定而爭奪息是勢不得不如此人豈能悖理而妄行違勢而獨立哉所以說斯二者皆天也若能度德量力一聽于理勢之當然而不敢違悖這便是順天順天則可以保其社稷和其人民而國以長存矣不如此便是逆天逆天則豈有不亡者乎觀于存亡之機而有國者當審所尚矣

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焉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令是出令以使入受命是聽命于人物字解做人字以女與人叫做女師是效法孟子說有道之世以德相役者不可得而見矣至于小役大弱役強而順天以自存者近時則惟齊景公能之昔吳以蠻夷會盟上國最稱強大此時



齊國衰弱不能與之力爭景公乃與群臣謀說有國家者  
非取威定霸以令諸侯則審已量力以事大國只有這兩  
件道理若既不能出令以使人又不能事人以聽命這便  
是與人斷絕了的一般此則推彙致禍自取滅亡而已于  
是涕出而以女出嫁于吳蓋情雖有所不忍而勢出于無  
奈也齊景公之能順天保國如此若今之諸侯國既弱小  
不能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如效法大國之所為者  
乃獨以受命為耻不肯屈已事人這就似為弟子而耻受  
命于先師也身為弟子豈得不受教于師國既弱小豈得  
不聽命于大國是在勉力自強求所以免耻者而已矣  
如耻之莫若師文主師文主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  
天下矣

孟子承上文說今之小國徒耻受大國之命而終不能免

者以其師大國之所為而不能師文主之德也如使心誠  
愧耻欲免于人役則莫如反已自強取法于文主蓋文主  
起于岐周為方百里而當商家全盛之日其締造甚是艱  
難惟其能發政施仁使人心悅誠服故能三分有二開創  
成周之王業耳若能修德行仁與文主一般則人心感服  
天命必歸在大國因勢乘便不出五年在小國積功累行  
不出七年必然混一四海統理萬民而為政于天下矣至  
是則大國反為吾役而何有于受命之耻哉夫能法文王  
而王業可成國耻可雪有國家者亦何憚而不為是可以  
深長思矣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  
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象也夫國君  
好仁天下無敵



詩是大雅文王篇麗是數侯字解做維字庸是大敏是達  
灌酒以降神叫做裸將是助祭孟子承上文說吾謂能師  
文王則必為政于天下者是豈無據而言之在大雅文王  
之詩說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止十萬上帝既命周以天  
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無不臣服于周所以然者天命靡常  
歸于有德故也天命既已歸周是以商土之庸大而敏達  
者都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京師是商雖強大而易姓  
之後皆服復于周如此孔子讀此詩而歎之說商之子孫  
其麗不億何其衆也文王能行仁政而周命維新商正遂  
革則是仁人在位雖有夫衆不能當之蓋難乎其為衆矣  
若使為國君者皆能以懷保惠鮮之心行除暴救民之事  
念念都在于仁則惠澤敷敷風聲遠播天下之民皆親之  
如父母戴之為元后以戰則勝以攻則取雖有強大之國

豈能與之為敵哉由大雅之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則文王  
我師仁者無敵于是為益信矣有國者徒耻受命而不法  
文王抑獨何耶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執是持詩是木雅桑柔篇逝是語辭孟子承上文說觀文  
王之事及孔子之言則知國君之所以能無敵者以其好  
仁也今之諸侯耻受命于大國其心豈不欲長駕遠馭無  
敵于天下然乃師大國之般樂怠傲而不師文王之發政  
施仁觀其所為都只是嚴刑重斂興兵結怨的事未有能  
誠心愛民力行仁政者是徒知耻為人役而不知所以免  
耻之方就似手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的一般其終不免  
于熱也明矣大雅桑柔之篇有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是



說持熱者必以水自濯而後可以解熱猶立國者必以仁自強而後可以服人若不務行仁而欲無敵于天下萬無是理也為人君者可不勉哉蓋戰國諸侯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如齊宣王欲蒞中國撫四夷而但知興兵構怨梁惠王欲雪先人之耻而不免糜爛其民孟子皆以仁政告之而卒不能用故設為此論以警當時之君者如此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是災害孟子說有國家者孰不諱言危亡而惡聞災害然禍福之來皆由自取惟通達事理者能言之亦惟樂受忠言者能聽之若那不仁之人私欲障蔽將本心之明都喪失了雖有忠謀說論亦必拒之而不從豈可與之有言哉且如修德行仁則可以長久安寧暴虐不仁則不免于

危亡災害此必然之理也彼則茫然無知悍然不顧不以危險為可畏而反據之以為安不以災害為可虞而反趨之以為利不以滅亡為可深憂而反恬然處之以為樂這等的顛倒錯亂終迷不反豈不至于亡國敗家假使不仁者而可與言則必能悔悟前非改過遷善雖危急存亡之際尚可挽回又何亡國敗家之有大抵天下之事至險藏于至安可患隱于可樂如聲色貨利馳騁田獵等事人只見得目前安樂未必便是不好殊不知災禍危亡之幾皆伏于此將來日積月累馴至于不可為雖悔何及哉若平日常存此心不敢肆意妄為或少有過失聞言即悟則治安之效可期豈特能免于敗亡而已古稱成湯之聖曰從諫不拂曰改過不吝此萬世為君者所當法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滄浪是水名纓是冠系孟子說不仁之人迷而不悟及至敗亡非諉命于天則歸罪于人而不知其皆由于自致也不觀孺子之歌與孔子之言乎昔有孺子遊于滄浪之上口中歌說這滄浪之水清的可以濯我之纓這滄浪之水濁的可以濯我之足其言雖若淺近而其中實有至理孔子聞之乃呼門人小子而告之說這孺子之歌雖出于無心然就中玩味却有箇感應自然之理小子其審聽之可也夫纓之與足一般足濯何以有清濁之分蓋纓乃首服人之所貴也貴則惟水之清者乃可以致潔故以之濯纓足為下體人之所賤也賤則雖水之濁者亦可以去垢故以之濯足是纓之濯也由滄浪之清致之足之濯也由滄

浪之濁致之有此體質故有此感召有非人之所能強者所以說自取之也然則有國家者仁則榮不仁則辱禍福皆自巳求之亦豈人之所能與哉誦滄浪之歌可以惕然省矣

天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侮是慢毀是害太甲是商書篇名孽是禍違是避孟子承上文說觀孔子聽滄浪之歌而發自取之義則凡天下之事皆可類推或禍或福無不自巳求之者如人之一身若能敬慎端莊無一毫過失則人心自生嚴憚誰敢有侮之者惟是平日不能檢身或舉動輕佻或言詞放誕自巳先不尊重了然後人以爲可侮而耻辱加焉這不是人能侮



我乃吾自取其侮也。又如一家之中若能整齊和睦無一些乖爭則家道自然興隆誰敢有毀之者惟是平日不能治家或骨肉相戕或閨門不肅自家先敗壞了然後人見其可毀而災害及焉這不是人能毀我乃吾自取其毀也。又如一國之內若使順治威嚴無一些罅隙則本國亦將畏之誰敢有侵伐者惟是用人行政皆失其道以致百姓不安四鄰不睦自己先有可伐之釁了然後動天下之兵而身危國削之禍生焉這不是人敢于伐我乃吾自取其伐也可見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孔子所謂自取者蓋如此。商書太甲之篇說天降之孽雖似難逃然人能修德回天猶有可避者若孽自己作災殃立至豈有存活之理乎此卽自侮自毀自伐之謂也有國家者如繹思自取之義而深戒自作之孽則必能聽信忠言而無亡國敗家之禍矣。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興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孟子說自古國家之興亡皆係于民心之向背我觀夏桀商紂嘗君臨天下矣如何便失了天下以其人民離散身爲獨夫無與保守故也夫桀紂之民也者是祖宗所遺如何便失了人民以其暴虐不仁衆心怨怒不肯歸向故也由此而觀可見得天下有道道理只要百姓每歸附則有入有士而天下皆其統馭矣得民有箇道理只要他心裏喜歡則近悅遠來而萬民皆其臣妾矣至于欲得民之心又有箇道理不是智術可以愚之威力可以劫之者只看他所欲所惡何如如飽煖安逸等項乃民心之所甚欲而不能自遂者須是在上的人替他多方撫恤把好事作件



都聚集與他使得遂其生養安全之樂如飢寒勞苦等項  
民心之所甚惡而不能自去者須是在上的人替他盡力  
區處把不好的事一些不害着他使得免于怨恨愁歎之  
聲如此則君以民之心為心而民亦以君之心為心豈有  
不得其民者既得其民則保民而王天下孰能禦之桀紂  
惟不知此道所以失民而失天下也有天下者可不鑒哉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

曠是野外空濶的去處孟子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惟上  
無仁君而民始有離心耳今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是以  
不忍入之心行不忍入之政所謂仁也由是天下之民凡  
求遂其所欲求免其所惡者都翕然歸向不但被其澤者  
莫不權忻鼓舞依之如父母就是聞其風者亦莫不奔走  
趨附戴之為我君譬如那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一般蓋水

之性本自順下若瀉之下流則沛然而往莫之能禦獸之  
性本自放逸若縱之曠野則群然而趨莫之能遏其勢然  
也今民之所欲固在于仁焉有仁人在上而民心不歸者  
乎昔成湯救民于水火則四方之民咸望其來武王拯民  
于凶殘則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湯武惟仁故能得民而得  
天下也所以說三代之得天下以仁為人君者當知所取  
法矣

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淵是深水毆是逼逐的意思獺是食魚的獸叢是茂林爵  
字即是鳥雀的雀字鷓是食雀的鳥孟子承上文說民之  
所欲在仁其所畏在不仁未有不趨其所欲而避其所畏  
者譬如魚在水中只怕為獺所食都往那深水去處躲藏



以避獺之害是魚之必趨于淵者獺為之驅也雀在林中  
只怕為鷓所食都揀那茂林去處棲止以避鷓之害是雀  
之必趨于叢者鷓為之驅也至於湯武之仁本是人心之  
所歸向而桀紂之為君又暴虐無道百姓不得安生把夏  
商之民都逼逐將去使之歸于湯武就似魚之歸淵雀之  
歸叢一般是湯武之所以得民者桀紂為之驅也書經上  
說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故湯武行仁則民皆戴之為君若  
或詔之而使來桀紂不仁則民疾之如讐若或驅之而使  
去仁不仁之間而民心向背國家興亡皆係于此可不慎  
哉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  
得已  
孟子承上文說湯武好仁而桀紂為之驅民則民心之歸

仁益可見矣方今天下特無好仁之君耳設使諸侯之中  
有能省刑薄斂不嗜殺人念念都只要愛養百姓所欲則  
與之聚所惡則勿之施也如湯武之好仁則天下諸侯暴  
虐如桀紂者皆為驅民以就之矣民既來歸則億兆皆我  
臣妾土地皆我版圖而可以混一天下雖欲無王亦有不  
可得而辭者矣夫君能好仁而即可以王天下有國家者  
亦何憚而不為哉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  
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  
及溺此之謂也

艾是草名用以灸病的詩是太雅桑柔篇淑是善載字解  
做則字胥是相孟子承上文說好仁之君必能王天下則  
欲王者惟在強仁而已但今之諸侯都只以富國強兵虐



害生民爲事積患已深一旦要起救扶衰統一天下如何  
可得須是及早悔悟汲汲然舉行仁政以愛養生民然後  
人心可收王業可致譬如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一  
般蓋病至七年則已沉痾難愈而艾必三年然後乾久可  
用則治病的人須是從今日畜起猶或可及苟不以時畜  
乏日復一日便至終身亦不得乾久之艾而病日益深死  
日益迫矣若今之諸侯不能畜艾者何異將見國事日非人心  
則與受病已深而不能畜艾者何異將見國事日非人心  
日去因循至於終身惟在憂辱相尋以陷于死亡而已豈  
復有能自振拔之理乎詩大雅桑柔之篇說其何能淑載  
胥及溺是說人不能爲善則相引以及於沉溺而已是卽  
不仁之君終身憂辱死亡之謂也有國家者誠能鑒往日  
之愆圖將來之善則可以轉弱爲強得民而得天下矣豈

特免于憂辱而已哉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  
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是害非是毀孟子說人性本善不待外求須是自家涵  
養自家勉勵方能盡得性分中的道理如今有一種自暴  
的人自以爲是不受善言就把好言語教他也拒之而不  
信這等的鹵莽昏庸何可與之有言也又有一種自棄的  
人其爲人下不肯向上就知道該做的事也絕之而不爲  
這等的怠惰委靡何可與之有爲也如何叫做自暴蓋人  
性中有禮義但有良心的誰不知其爲美而慕好之彼明  
以偏諛之私肆其謬妄之說不知禮義爲何物反加詆毀  
這是顛倒錯亂失其本心分明把自家坑害了所以謂之  
自暴也自棄者尚可與之有言乎如何叫做自棄蓋人性



中有仁義但有志氣的誰不以爲可居可由而勉圖之彼則以柔懦之資狃于因循之習只說道自己不能不肯用力這樣逡巡畏縮畫而不進分明把自己丟棄了所以謂之自棄也自棄者尚可與之有爲乎然天下無不可爲之善亦無不可化之人若能知自暴自棄之非而以自責自修爲務則可以變化氣質而爲賢爲聖亦不難矣孔子不拒互鄉之難與言而深責冉求之自畫亦此意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字解做空字孟子承上文說自暴自棄之人不能居仁由義者豈未知仁義之切于人乎蓋凡人處心一有私欲便是危機如何得安穩自在惟仁乃天理之公凝然常定凡五常百行都由此植立而無有一毫私欲播撼其中這

是人身安穩穩一所的住宅君能居之則身心泰然自無從欲之危矣所以說人之安宅也凡人行事一有私邪便爲曲徑如何得平正通達惟義乃天理之宜截然有制凡千變萬化都由此推行而無有一毫私邪阻塞其間這是人面前平平正正一條的道路若能由之則舉動光明自無冥行之咎矣所以說人之正路也這安宅正路本吾所固有不待外求人當終身居之由之而不可須臾離者今乃自暴自棄不能收其已放之心奮其必爲之志雖有安宅曠之而弗居雖有正路舍之而不由這等不仁不義的人非私欲陷溺喪其良心何以顛倒錯亂至此豈不可哀之甚哉孟子此言所以啟人愧耻之心而勉之以自強者意獨至矣學者其尚深省于斯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



其長而天下平

爾卽是邇古字通用孟子說凡人情之所趨卽世道之所  
孫同則公異則私公則治私則亂其幾不可不察也彼率  
性之謂道一人由之衆人共由之本至邇也乃世間別有  
一種的學問謂衆所共由之道不足爲高務要求之於荒  
唐玄渺者這是道在邇而求諸遠行道之謂事一人能之  
衆人共能之本至易也乃世間別有一等的修爲謂衆所  
共能之事不足爲奇務要求之於艱深怪異者這是事在  
易而求諸難夫求道於遠求事于難其初本起於一念之  
勝心卒之勝而不已則爭爭而不已則亂天下未有得乎  
者也以我觀之人無貴賤賢愚一般有父母一般有兄長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稍長無不知敬其兄者  
只這良知良能所在有何爾我可分有何門戶可立若使

人人爲子的都親其親人人爲弟的都長其長這等風俗  
便是極和氣的風俗這等世界便是極無事的世界朝廷  
之上不必繁刑峻法閭里之間不爭我是人非天下無不  
平者矣然則道豈不在邇事豈不在易而求道與事者又  
何必求之遠且難哉孟子此章蓋爲當時感世誣民之士  
楊墨儀秦許行告子諸人而發要之三代而降學術壞於  
門戶之多政體隳於聰明之亂有維世覺民之責者不可  
不三復此章之旨識其漸而亟反之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  
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  
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  
其身矣

孟子說君子以一人之身事上使下交友奉親件件都有



箇道理須在根本切要處講求且如居下位而治民須是君上信任他總得展布若不得于君則情意不通事多掣肘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雖欲治民不可得矣然得君有道不在諛佞以取容須是行成名立朋友間箇箇稱揚而後能受知于君上若朋友不信則名譽不顯上何由知欲得乎君不能矣然信友有道不在結交以延譽須是竭心盡孝使父母常常喜悅而後能取信于朋友若事親弗悅則素行不孚人何由信欲信于友不能矣然悅親有道亦在于誠身蓋守身乃事親之本若反求諸身一有虧欠未幾至不能真知天命人心之本然則爲善去惡不能寔用

其力何以能復于無妄故欲誠身者又不可不明乎善也君子能明善以誠身則事親卽爲實孝交友爲寔心事君爲實忠治民爲寔政一誠立而萬善從之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孟子說君子欲盡道于君民親友之間而必以明善誠身爲本則可以見誠之爲貴矣然誠雖具于人而其原出于天蓋天生斯民皆有恒性性中所具之德卽是天以元亨利貞付畀與他的這道理純粹真實無一毫虛假無一毫虧欠乃天道之本然所以說誠者天之道也但在天固無不實之理在人容有不實之心必須先明乎善思以復其誠實之本體把性中仁義禮智件件都體驗擴充擇之欲其精守之欲其固必求至于誠而後已此乃人道之當然所以說思誠者人之道也夫誠曰天道旣爲性分之所同



有思誠曰人道又其職分之所當爲則明善以誠身盡人以合天君子不可不知所務矣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承上文說思誠爲人道之當然固宜責成于已而實理乃人心之同然自足感通乎人人特患誠有未至耳若能擇善固執由思誠之功而進以至于念念皆誠無一毫虛假時時皆誠無一息間斷到那至誠的地位與天道合一了將見誠立於此幾應於彼事親則親悅其孝事君則君諒其忠交友則友服其信治民則民懷其仁有不言而自喻者矣若謂至誠不能動物天下豈有是理哉使誠有未至則方寸之中便有虛假間斷何以使精神貫徹志意交孚欲求獲上治民悅親信友必不可得已蓋天地間只是一箇實理人與我都是這箇實心心相感觸則不戒而

自乎心有間隔則有求而莫應此必然之理也君子可不以思誠爲先務哉按此章論誠明之學實淵源于孔子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於子思者學者宜究心焉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作字與字都解做起字盍是何不文王爲四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孟子說今之諸侯莫能定天下於一者只爲仁政不行故也試以文王觀之昔商紂毒痛四海播棄老成此賢人隱伏之時也那時伯夷避紂之亂隱于北海之濱蓋非君不事矣及聞文王起爲西伯奮然而與說道吾何不歸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歸之以就其養可也遂自北海而往焉太公避紂之亂隱于東海



之濱蓋非時不出矣及聞文王起爲西伯奮然而興說道  
吾何不歸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歸之以就其  
養可也遂自東海而往焉夫仁政一行而避世之賢遂自  
窮海相率來歸王道之得入如此

二老者天下之太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  
父歸之其子焉往

二老指伯夷太公說孟子說伯夷太公這二老不是尋常  
的人但以年齒高天下而已伯夷求仁無怨得聖人之清  
太公待時而興爲帝王之佐齒德俱尊乃天下之太老也  
既曰太老則其德望所在人心係屬且將觀其向背以爲  
重輕就如天下之父一般今皆慕文王之政來自海濱是  
天下之父歸之矣天下之父已歸爲之子者寧有背其父  
而他往者乎蓋海內之心方觀望于賢者而賢者之心已

趨向于文王雖欲遏之不可得矣自古有國家者莫  
難于得賢士尤莫難於得老成之士書謂詢於黃髮詩謂  
尚有典刑正謂此也故三仁播棄而殷祚以滅二老來歸  
而周道以隆得失之效可觀矣養賢以及民者尚知所務  
哉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孟子說文王所以開創成周之業而爲政于天下者以其  
得民望而係人心也今之諸侯惟患不能行文王之政耳  
有能取文王之政如所謂田里樹畜之教鰥寡孤獨之養  
一一舉而行之則仁心仁聞達于四海必有老成賢哲之  
士相率來歸如伯夷太公者那時天下之民心誠悅服豈  
能舍之而他往乎夫人心戴之則天命歸之不論國之強  
弱大約七年之內必能統一四海制御諸侯而爲政於天



下矣有圖王之志者亦何憚而不師文王耶蓋三代之得天下皆以施德行仁固結人心爲本而戰國之君徒欲恃其富強從衡之策兼制天下故孟子舉文王之政以示之如此萬世而後欲以王道致治者不可不知所法哉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是冉求孔子弟子賦是徵稅鳴鼓而攻是聲其罪而責之孟子見當時列國之君皆以富國強兵爲務而不知其非故引此以警之說昔孔門弟子冉求仕於魯大夫季氏爲家臣之長季氏專魯國之政私家之富過于公室冉求不能匡救以改正其惡德反爲之聚斂于民徵收賦稅較之往時更多一倍這是剝下以媚上所謂聚斂之臣也孔子聞之對諸弟子說求也游于吾門而不能以道事人如

此是有負于平日之教而非吾之徒矣爾小子於彼有朋友之義當聲其罪以責之使之省改可也夫國家財用誠不可闕然藏富于國不如藏富于民若言利之臣腴民膏血以充公家之賦始則損下益上害及于民其終至財聚民散而禍亦歸于上矣豈國家之所宜有哉冉求以從政見稱以足民爲志而所爲若此宜夫子之痛絕之也

田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孟子承上文說由孔子責冉求之言觀之可見人臣事君但當引之以志仁不宜導之以求利若其君不行仁政而爲之臣者又厚斂于民以封殖之乃名教之罪人孔子所棄絕者也夫富國猶且不可而况于爲君強戰者乎蓋聚



欽之臣奪人之財猶味傷人之命也若強戰者只要開疆  
闢土戰勝攻取而不顧生民之命故爭地而戰則殺入之  
多至于盈野爭城而戰則殺入之多至于盈城而不自知  
其慘也夫爲土地之故使人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  
人肉矣其罪之大雖至于死猶不足以容之豈特奪民之  
財者可比乎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是開墾任土地是竭盡地力的意思古時井田之法其  
餘荒閒地土皆以予民後世廢壞井田開墾荒蕪竭盡地  
力而利歸于上這是開草萊任土地富國之術也孟子承  
上文說今列國之君所求于土與土之効用于君者有三  
一是善子用兵戰勝攻取一是縱橫遊說連結諸侯一是  
墾田積穀爲國興利這三樣人如今都說他有功于國然

以王法論之皆有必誅之罪蓋善戰的人雖應敵制勝可  
以快人主之心然傷殘民命荼毒生靈卽所謂幸土地而  
食人肉者有王者興必然加以誅戮而服至重之刑此罪  
當首論者也縱橫遊說連結諸侯的人雖未身親攻戰之  
事然挾智用術把持世主興起爭端使天下兵連禍結不  
得休息其罪亦不可赦比于善戰之刑卽其次也開闢草  
萊竭盡地力的人雖不過爲生財富國之計然指克聚斂  
兼并小民罔羅餘利使天下民窮財盡不得生養其罪亦  
不可逃比于善戰之刑是又其次也今之諸侯不以爲罪  
而反以爲功又何怪乎禍亂之相尋而不已耶然就三者  
論之縱橫之徒固不必言矣至于行師理財雖三代亦所  
不廢而禦以爲罪何也蓋王者之用兵至于定亂而善戰  
者以多殺爲功王者之制賦至于惠民而言利者以多取



爲富此義利之辨而治亂所由分也用人者可不審哉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  
則眸子瞭了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良字解作善字眸子是目中瞳子瞭是明眊是昏暗的意  
思孟子說觀人之法不必遠求卽一身之中其最善而可  
觀者莫如眸子蓋人之善惡生于心心之精神見于目意  
念一起卽形于瞻視之間故惟眸子之在人不能掩其心  
之惡也如其胸中所存光明正大無所隱伏則其神翕聚  
而見之眸子者必然清朗瑩徹瞭然而精明焉若是胸中  
所存偏私邪曲有所迷惑則其神渙散而見之眸子者必  
然恍忽蒙昧眊然而昏暗焉心之邪正不同而目之昏明  
卽異是眸子不能掩其善亦不能掩其惡也卽此一端豈  
不足以觀人耶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字解做匿字孟子承上文說世之觀人固有于言語之  
間察人心術者然言猶可以僞爲而惟眸子不能掩其惡  
則觀人者豈可徒信其言而已乎故必聽其言語以考其  
心之聲又觀其眸子以察其心之神其言旣善而眸子又  
極其清明則其爲光明正大之人可知也其言雖善而眸  
子不免于昏眊則其爲回互隱伏之人未可知也合二者  
而觀之則不出乎容貌辭氣之間而君子小人之情狀已  
可以得其槩矣人卽欲掩匿其情以逃吾之洞察恐能掩  
于言而不能掩于眸子亦安得而終匿哉此一章當與論  
語視其所以一章參看然孔子之觀人推及心曲之微方  
定其善惡而孟子之觀人欲于辭色之間卽考其邪正何  
詳略之不同如此蓋人之制行或能飾于一時而不能掩



于平日故虛心而察品流乃定人之存心或能匿于所勉而不能不露于所忽故卒然而驗臧否自明有觀人之責者兼而用之可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孟子說古今言人君之美德恭如恭儉然恭儉不可以爲爲蓋謂之曰恭則心存敬謹必能下賢禮士不肯慢視臣下而有所玩侮謂之曰儉則志在簡約必能制節謹度不肯輕用民財而有所侵奪是不侮不奪者乃恭儉之實也今之人君皆知恭儉之爲美但其平日所行都是侮人奪人之事那侮人之君自恃尊貴其心必驕只要人非禮奉承順着他倨傲的意思奪人之君惟務貪得其心必侈只要人曲意逢迎順着他兼并的意思惟恐人不順已不能

快其侮奪之心也惡有侮人奪人而可謂之恭儉者乎是可見實心謙讓然後謂之恭實心樽節然後謂之儉若只在聲音笑貌之間做出恭儉的模樣而不本于中心則不過粉飾僞爲而已恭儉美德豈可以聲音笑貌僞爲者哉蓋當時之君惟務虛名而不修實德故孟子警之如此書經上說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正是此意蓋侮生于驕必克其驕心方能虛已下人而無所侮奪生于侈必克其侈心方能約已裕人而無所奪此恭儉之所由成也爲人君者不可不知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淳于髡是齊之辨士權是稱錘所以稱物之輕重者故人



之處事稱量道理以合于中也叫做權昔淳于髡因孟子  
不見諸侯故設辭以諷之說道吾聞男女有別就是以物  
相取與不得親手交接果是禮之當然歟孟子答說男不  
言內女不言外故授受不親正以別嫌明微乃禮之所重  
也淳于髡說男女授受不親固為禮矣即如嫂之與叔禮  
不通問亦不可親相授受者設或嫂溺于水生生死在倉卒  
之間為之叔者亦將引手以救之乎還是拘授受不親之  
禮而坐視其死也孟子答說嫂叔至親湯水大變于此不  
救則忍心害理是豺狼之類耳有人心者果如是乎蓋天  
下之事有常有變君子處事有經有權男女授受不親是  
禮之常經固不可越至如嫂溺援之以手此乃于勢危迫  
之際顧得情義便顧不得嫌疑故揆度于輕重緩急之間  
以求合乎天理人心之正所謂權也若但知有禮而不知

有權則所全者小所失者大矣豈識時通變者哉要之經  
權二字兩不相離禮有常經如稱之有星銖兩各別權無  
定主如畫一之較物輕重適乎二者交相為用也觀孟子  
之言則可以識權之義矣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  
援之以手予欲手援天下乎

淳于髡聞孟子行權之論因問說信如夫子之言嫂溺則  
當從權以援之而不宜拘于授受之禮矣况聖賢出處為  
治亂所關豈可執一方今列國分爭生民憔悴就如溺于  
水的一般夫子視天下為一家亦當從權以救之可也却  
乃守不見諸侯之義而不肯一出其身以援天下這是為  
何豈亦拘于常禮而不能通變乎孟子答說援嫂之溺與  
援天下之溺事勢原自不同蓋天下至廣陷溺之患至大



如欲撥亂反正濟世安民必以先王仁義之道拯之乃能有濟非如嫂之溺水但援之以手即可救也吾能以道自重然後可以出而有爲今予欲援天下而使枉道以求谷則先失其援之之具矣豈欲我以徒手援天下乎天下之溺不可以手援則亦不容輕身往見以枉其道矣此可見聖賢出處一本于道固不欲潔身以爲高亦不容枉道以求谷經權之際自當有辨也後世以反經合道爲權遂至有違道以濟其私者不亦悖于孟子之訓耶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夫子是尊長之通稱夷字解做傷字公孫丑問說凡人愛子莫不欲教之以有成乃君子不親教其子這是何故孟

子答說父之于子非是不當親教但以事勢論之有所難行故也蓋父之愛子必教以正道不納於邪使其視聽言動皆有準繩出入起居無或惰慢方是教子之法若教之以正而子或不肯率從則不免痛加督責而繼之以怒夫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今以怒繼之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說夫子徒知教我以正道乃自己所行未必合于正道既不率教且有後言則是子又傷其父也父子以恩爲主若至于相傷則天性之愛有虧慈孝之理胥悖其爲不美之事莫甚于此如之何其可行耶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承上文說君子之于子親教則勢有所不行不教則情有所不忍所以古人就中斟酌務求兩全我有子必使



之師事他人人有子亦許之從學于我恰似相換易的，一般是以教行而德成也所以然者為何蓋德業相勸過失相規這是處朋友的道理惟父子之間貴在恩意浹洽爲父的須量其子之才質而善養之爲子的須察其親之志意而善論之切不可強其所難而互相責望也若使父子之間至于責善則父有忿怒之色子有怨懟之心父子相夷而情意乖離矣夫父慈子孝然後家道興隆苟或乖離則家庭之間失了和氣其爲不祥孰大於此此古人易子之教所以爲善也嘗觀古人教子之法自孩提有知至于成立未嘗一時失教既委曲調護不至于傷息且習慣自然不奪于外誘是以不嚴而化不勞而成蓋士庶之家欲愛其子未有不教者而况於有天下國家之任者乎買誼有云早論教選左右此今日之急務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孟子說凡人之於天下有所敬承而不敢違叫做事事果以何爲大惟善事其親凡服勞奉養無所不盡其心斯爲事之大也有所保持而不敢失叫做守守果以何爲大惟善守其身凡言動事爲無所不致其謹斯爲守之大也然事親守身固皆爲大而守身爲尤大蓋親者身之本身者親之遺誠能以道自守不失其身則顯親揚名可傳于後如此而能事其親吾之所聞也如或一失其身陷于不義則虧體辱親乃不孝之大者而欲以奉養之未盡事親之道吾未之聞也欲事其親者可不守身始乎古人有言孝莫大于事親故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一出言一舉足而



不敢忘父母者守身以事親之旨也推其極雖放諸四海  
通于神明亦不外此事親者不可不知  
孰不爲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身守之本也

孟子承上文說事親何以爲大蓋人於尊卑長幼之間有  
所敬承何者不謂之事然非事之本也惟能事其親則倫  
理明於家而百行之原以啟矣由是移以事君則可以作  
忠移以事長則可以教順皆事親之念爲之造端也非事  
之本而何惟其爲本故言事之大者必歸之事親也人於  
家國天下之大有所保持何者不謂之守然非守之本也  
惟能守其身則道德備于已而萬化之基以立矣由是以  
守家國則齊治之効成以守天下則均平之化應皆守身  
之道爲之托始也非守之本而何惟其爲本故言守之大  
者必歸之守身也始不能事親則大本已失矣豈有本亂

而未治者哉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  
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  
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  
若曾子者可也

曾皙名點是曾子之父曾元是曾子之子孟子承上文說  
道古人能守其身以事親者無如曾子其奉養曾皙竭力  
用勞每次進食必有酒肉及食畢將徹又必請問于父將  
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有爲對蓋恐親  
意更欲與人而先體其情曲爲承順如此及曾皙既沒曾  
元奉養曾子每次進食亦有酒肉惟至食畢將徹却不問  
父所與或父問有餘又以無爲對蓋恐其物不繼將留以  
復進于親也此但求甘旨之常克可以供親所嗜能養其



口體而已若曾子者於一徹食之間親味有言即先其意而求之親一有問即順其情而應之真可謂能養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者矣夫養口體者非不竭力備物然不能順親之心未足稱也惟至千養志則其精神意念常與親志流通使其親歡欣悅適無不遂之願故事親者必如曾子之養志方可以稱孝也自古稱孝子者莫過于曾子然求其事親之方不在用力用勞而在於養親之志可見爲人子者必能體父母之心方可稱孝不但飲食取與之間而已也有家國者能因此而推之則所以養親之志者必有道矣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有過失而指摘之叫做適有罅隙而非議之叫做間格是

政正的意思孟子說今之論治者率以用入行政爲急然忠智之士或犯顏諫諍隨事箴規而卒無補于治者以不知格心之爲要故也夫人君用入一或不當豈無過失之可指然其心不能鑒別人材而欲人人爲之辨論亦不勝其煩矣吾以爲用入之誤不足與之指摘也人君行政一有未善豈無罅隙之可議然其心不能權衡事物而欲事爲之補救亦不勝其擾矣吾以爲行政之失不足與之非間也蓋本原之地在于君心君心一有私邪未有不信用小人妨害政事者惟盛德之大人其素望足以感孚其謀猷足以匡濟爲能格正其君心之非當其未發則有黃陶涵養之功及其將萌則有開導轉移之術必歸于仁義之正道而後已蓋君心誠出于仁則推之何莫而非仁君心誠出于義則施之何莫而非義君心既正則一舉一動



何往而不出于正以之用人而忠邪之鑒別自明以之行  
政而是非之權衡不爽將見群材效用萬幾咸理國自無  
不定矣一正君而國定則操術甚簡取效甚大尚何以適  
且間為哉漢儒謂正心以正朝廷而百官萬民莫敢不一  
於正亦是推廣孟子之意然格心之益惟大人足以當之  
可見出治之本固在于正君而致君之道尤本於正已此  
又為人臣者所當知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是料度的意思孟子說人之是非固出于衆論然毀譽  
之言亦有不可憑者且如有善于己人從而譽之此其常  
也然亦有存心制行本無可稱而濫叨美譽者或事機偶  
會時論見推或交游素多浮名易起此乃一時過情之譽  
于其人之本心實不自料其有此也這叫做不虞之譽以

此而定人之賢則浮沉庸衆之流僥倖得志者多矣豈得  
謂之公是哉有不善于己人從而毀之此其常也然亦有  
立身行道期為完人而不免詆毀者或心無愧怍而以形  
迹致疑或行本孤高而以違俗取忌此乃一時不根之謗  
于其人之素履實不足以為病也這叫做求全之毀以此  
而失人之不賢則砥礪闇修之士無辜受屈者多矣豈得  
謂之公非哉然則修己者當盡其在我不可以毀譽而遽  
為憂喜用人者當觀其所由不可以毀譽而輕為進退矣  
大抵三代直道以善惡為是非末世頽風以好惡為毀譽  
各實混淆其弊久矣故必在上者建其有極無作奸作惡  
之私則在下者恊于至公有真是真非之實主世教者加  
之意可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是輕易孟子說人之言語乃一身之樞機最所當慎者也然有出言輕易失口于人或於人之善惡妄有褒貶或於事之得失輕爲論斷遂至于僨事失人與戎召辱者此是爲何只因其未遭失言之責而無所懲創故也如使曾以失言之故見尤於人而有所悔悟則必知言語之失所係甚大當自加儆省而不敢輕出諸口矣豈至於易其言耶易經上說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出于口而禍福榮辱係焉不可輕也必待責而後悔則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雖悔無及矣此又孟子言外之意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孟子說人之爲學莫貴于自修莫病于自足如多見多聞足以待問有道有德可以爲法天下之人皆尊而慕之願

以爲師然後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乃自己的造詣未必便是聖賢却偃然自尊傲然自足見得自己有餘別人不足了心只要做人的師範如人有不知的來問他講解有不能的來求他教導他心裏便十分喜歡有這等好勝的念頭必不能謙虛以受益有這等自滿的意思必不能勤勵以自強是終不復有進矣豈非人之大患乎孟子此言不專爲傳道授業而設亦戒人不自滿假之意蓋人之于道德若以虛心觀之惟日不足自不敢以賢智先人若以滿心處之祇見得吾之言動皆可爲法於天下而非人之所能及矣書經上說道謂人莫已若者亡大學說驕泰以失之皆所以深致其戒也有君師之責者宜究心焉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王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



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日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樂正子名克是孟子弟子子敖是王驪的，字昔者是前日王驪乃齊王之倖臣孟子之所深鄙而不與言者樂正子一日從之至齊則失身於匪人矣孟子不直言其所從之失而先責其來見之遲故爲絕之之詞說道爾今日還來見我乎樂正子驚問說弟子未敢失禮先生何故出此言以絕之孟子說爾至齊國今已幾日矣樂正子對說前日方至蓋自明其未久也孟子因問說爾前日已至今日方來見我則我之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樂正子因自解說克初至齊國舍館未定故來見稍遲非敢慢也孟子責之說爾曾聞門人弟子來自遠方必待舍館既定然後求見師長乎蓋必以見長者爲先求舍館爲後方是誠意今子遲

遲來見恐敬師之道不如是也於是樂正子自知其罪卽對說克也來見之遲誠爲失禮已知罪矣其勇于受責如此然孟子發言之意則猶求之悟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饋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

饋是食啜是飲樂正子從王驪之齊旣知見師遲緩之罪孟子乃正言以責之說君子之取友最宜慎重必是志同道合方可相從今子敖是何等樣人品爾乃從之以來想亦非有他意只爲其飲食供奉富厚有餘爾但圖些饋啜得遂口腹之欲而已我不意子學古入之道以聖賢自期乃爲飲食之微妄從非類何其不自愛如此子亦知其罪否耶按樂正子乃孟子高第必不至以饋啜從人但一時取便相隨不及審慎孟子恐其失身故峻詞以責之如此



可見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未有納交權幸而不辱其身者孟子於王驪未嘗略假詞色即門人弟子少有滯足必切戒而預遠之若將浼焉聖賢出處交遊光明正大真後世所當法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孟子說古禮相傳凡人<sub>レ</sub>不孝之罪有三一<sub>レ</sub>是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sub>レ</sub>是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一<sub>レ</sub>是不娶無子絕先祖祀犯了一件便不是孝子然就三者較之不諫其親者止於不能成親不爲祿仕者止於不能養親其罪未爲大也惟至於無後則先祖相傳的支派絕於一人而父母之宗祀無主矣其爲不孝孰有大於是乎所以古之聖人當事勢之難人倫之變便有箇善處的道理昔虞舜有鰥在下

帝堯以二女妻之舜但承堯之命而不告于父母以舜之大孝日以不順乎親爲已憂豈不知禮之當告哉正恐告而不許則不敢娶而終於無後也蓋告而後娶所以稟命于父母而不敢自專禮之經也不告而娶所以繼承其宗祀而不至無後禮之權也故君子以爲舜之不告與告而後娶者同歸于孝而已向使舜拘稟命之禮而蹈無後之罪則是泥于小節而陷于大不孝矣君子奚取焉夫古今帝王之孝莫過于舜乃其所最重者在此可見子之事親以承祧爲大以奉養爲小故必宗祊有托主鬯得入而後祖宗之神靈可慰父母之心志可悅也以孝治天下者其尚體而推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孟子說世之言道者只在枝葉上講求而不反之根本切



實之地是以愈難而愈遠耳豈知道莫大于仁義而其實亦不列于孝弟之間乎夫仁主于愛凡濟人利物都是愛之所推然非其實也乃其實則在于事親蓋父子天性有歡然不可解之情即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這一點愛心何等真切人能孝以事親盡得為子的道理則慈祥惻怛之心不可勝用以之濟人利物至於無一夫不被其澤都從這裏面生發出來豈不是仁之實乎所以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主於敬凡事君尊賢都是敬之所施然非其實也乃其實則在於從兄蓋兄弟天倫有秩然不可踰之序即孩提稍長無不知敬其兄者這一點敬心何等真切人能順以從兄盡得為弟的道理則謙卑遜順之意隨在皆然以之事君尊賢至于無一事不得其宜都從這裏面充拓出來豈不是義之寔乎所以說義之實從兄是也

夫事親從兄人皆可能而仁義之道胥從此出則求道者當以敦本尚實為務矣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說孟子承上文說道良心真切之地乃百行從出之原不但仁義之實在于事親從兄二者推之智禮樂莫不皆然蓋智以明通為用雖萬事萬物都要周知然其根本切實的去處只是事親從兄這兩件見得分明守得堅定一心一念只依着孝弟的道理不為私欲所蔽不以外慕而遷這便是本然之良知推之可以窮神知化未有能察人倫而不能明庶物者此所以為智之實也禮以秩敘為體雖三千三百都要精詳然其根本切實的所在也只是事親從兄這兩件限之以品節飾之以儀文一舉一動只在愛敬上周旋使有義以相維有情以相



洽這便是自然之天秩出之可以安上治民未有能停典而不能庸禮者此所以爲禮之寔也知智之寔則不必以博聞多識爲能知禮之實則不必以繁文縟節爲尚學者惟敦本務實可矣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予之舞之

孟子承上文說樂以和樂爲主雖平情宣化功用甚博然其切近精實之地也只在事親從兄這兩件蓋父子兄弟天性至親自喜喜歡歡一段的真樂吾能孝於親弟于兄家庭之間渾然和氣則天性之真樂在我矣樂則和順從容無所勉強其真機發動就如草木之萌芽一般將油然而自生矣既有生意則發榮滋長日漸充溢其生機暢達就如草木之茂盛一般蓋勃然而不可已矣生而不可已

則隨處發見莫非性真動容周旋莫非盛德其妙至於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者蓋粹然盎然四體不言而自喻矣這是吾心自然之和樂充之以動天地感鬼神莫不由此此所以爲樂之寔也可見孝弟爲五當之首百行之原吾性中之仁義莫切於此而知此之謂智履此之謂禮和此之謂樂天下之道無一不統於斯二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道盡矣何必求之遠且難哉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順是論親於道而不違的意思孟子說古之聖人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者蓋以性分爲重則以勢分爲輕也夫天下至大人心至不齊今皆欣然喜悅將歸服於我戴以爲君這是非常的遭際絕盛的事業人所深願而不可得者乃



處之泰然畧不動意視天下之悅而歸已就如草芥一般自古以來惟舜爲能如此夫舜以畎畝之夫而大得人心終陟元后其位至尊其勢至重而乃視之若是其輕者此是爲何蓋舜遭頑嚚之親處人倫之變心心念念只要得親之歡而無所乖忤論親於道而無所違逆方纔遂得他的願他說是人生世間道理合當如此若不得乎親不曾修得自己的孝行則人道有虧如何可以爲人子事父母職分合當如此若不順乎親不曾成得父母的令名則子道有歉如何可以爲子其中戚戚不寧舉天下無足以解其憂者故視天下之歸已猶草芥也舜惟以此存心而必欲求盡其道此所以終能得親順親而成天下之大孝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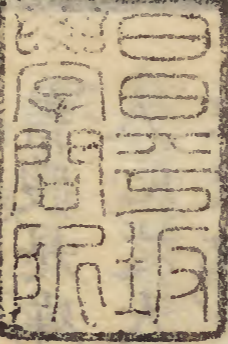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

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是舜父名底是致豫是悅樂孟子承上文說舜不以人心之大悅爲已樂而但以親心之未悅爲已憂所以孜孜汲汲只要全盡事親的道理觀他竭力耕田負罪引慝何等的勤苦且克諧以孝夔夔齊慄何等的真誠凡職分當爲及用情委曲的去處無有毫髮之不盡者所以瞽瞍雖頑至是亦感其誠意而格其非心畢竟至於歡喜悅樂則不但得親之心而且順親於道矣夫父子天性精神本自流通終無不可化者自瞽瞍底豫則凡聞風而興起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皆勉於孝知父子有不可解之情皆興於慈而天下化矣子孝父慈倫理本自一定有不可踰越者惟天下旣化則凡爲子的皆止於孝爲父的皆止於慈而天下之父子定矣夫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



百姓至於化行俗美如此是誠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而非止爲一身一家之孝矣謂之大孝不亦宜乎按古之  
聖王莫不以孝治天下而獨稱舜爲大孝者以其身事頑  
父而收底豫之功其事爲獨難躬修孝德而成天下之化  
其治爲獨盛此所以萬世莫及也以天下養其親者宜以  
虞舜爲法



孟子經筵直解卷之十六終



